B
127
N4 H64
1525
V.5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讀書續錄卷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此言當深翫

大莫大於道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

知至乃知性知天也

心靜不存則放逸動不察則差錯

應事差錯由心不專一

太極者至極之理也誠而已矣性而已矣

自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為貴所累自有其富便為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為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

一毫之私累真與大虛同體也

凡有挾者必自小如挾賢挾能挾富挾貴是也

因讀論語漆雕開吾斯之言斯指此理而理即性也天下萬理不出於一性知性則可以悟道

太極是元亨利貞渾然未分之理纔動而生陽是元亨誠之通靜而生陰是利貞誠之復一動一靜天命流行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元亨利貞分五性五行各一太極也性氣妙合生男生女男女各具五性男女各一太極也形交氣感化生萬物萬物各具五性萬物各一太極也

性外無一理

言忠信是於此理所存所發無不實行篤敬是於此理厚

而用力無敢輕參前倚衡是以忠信篤敬念之不忘夫如
是則天理常存無往而不可行矣

鳶飛必戾天魚躍必於淵即率性之謂道也

孟子言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欲內持
其志又欲外無暴其氣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養氣之法
下文又言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知言者盡心知
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
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曰知言曰集義曰無忘曰無助長皆養氣之法其序則先
知言而後能持志集義若勿暴其氣勿忘助長皆養氣之
節制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鳶魚率其性之道父必慈子必孝

君必仁臣必敬夫必義婦必從兄必友弟必敬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事萬物之各循其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是可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之意

活潑潑地是元亨利貞之流行

活潑潑地就天地萬物萬事上皆可見

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易而三極之道同一太極也

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

太極乃未分之五性五性乃已分之太極天下之萬善皆自此出

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變易者易也其所以變易者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本於天地陰陽自然之數周子太極圖圈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

盡仁義禮知之道於心謂之忠推是道於人謂之恕聖人於是道不待盡己推己自然體無不立用無不行學者必盡己之忠而道之用斯立推己之恕而道之用斯行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三才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如天有元亨利貞地亦有元亨利貞人亦有仁義禮知即元亨利貞分而言之爲天地人之三極合而言之統一太極也

陽卦多陰如震坎艮皆陽卦皆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如巽離兌皆陰卦皆二陽一陰

易由一奇一偶至於無窮以此見造化只一陰一陽而無所不包

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道義二字道是統仁義禮知而言義是道之一事又爲仁義禮知行之合宜處

至大是氣之盛大而無外至剛是氣之流行而無閒

朱子曰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既曰天理則仁義禮知皆道也義則人心裁制是道使合宜耳

既言道義下文又止言集義葢事事合宜即道之合宜也

五行之氣只是陰陽二氣而陰陽二氣又只是一氣分動靜耳

太極動靜循環無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朱子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是理氣未嘗有間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天體物而不遺也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

須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

正義是太極之體立中仁是太極之用行太極者合中正仁義而言性之謂也

元亨誠之通是太極之用行利貞誠之復是太極之體立

誠即太極天命即太極性即太極誠命性一理也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雖好

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於亂亡

簡默凝重以持己

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一毫懈怠

以象占觀易得其本義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指八卦形體之象非指象乾象坤之象也

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見有的實用處方爲實學若徒取以爲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

柳子晉文公問守原議胡不讀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故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

易者陰陽之氣交錯往來是也而性命之理實具於氣之中故曰易爲性命之源

道理不出性情二字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中庸實兼中和之義是則中和者理之體用也即性情無時而不得其正則中無不在矣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格物致知物物各有一性窮物之性而極其知則物格知至矣

窮理即知性也蓋性即理也故窮理即知性也楊龜山論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天下之理莫過於性

人一身皆動惟背不動故止取背意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朱子亦以艮其背一句是主下三句是效驗蓋謂止得其所止則靜而不獲其身動而行其庭不見其人以其所止者皆天理之當然故動靜不知有人有已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所止者渾是天理故能如此

人之一身四肢百體皆有當止之則得其止則安失其止則危

人倫之當止者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臣止於敬子止於孝之類推之萬事萬物皆有當止之則必各得其所止則天理得矣

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四時男女萬物渾然一理而無間隔
一以貫之
太極圖陰陽之能動能靜者即是鬼神故張子曰二氣之
良能也
鬼神是合太極陰陽而言
天地萬物無一物無陰陽故鬼神體物而不可遺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皆就天上說其名雖殊其
理則一
大哉乾元元即元亨誠之通乃太極之動也各正性命即
利貞誠之復乃太極之靜也
鬼神即陰陽屈伸往來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此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君子得其理爲樂小人得其欲爲樂

渾然一致流行不息皆鬼神之理

自人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爲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實也

小人以隱惡爲可以欺人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此心是也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

舜跖之分造端於善利之間充越於天壤之異小人所知者不過耳目百體嗜好之私迷溺其中終身不覺也

鬼神屈伸往來之理於先天圖見之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人稟受天賦亦有仁義禮知是天地人同一性命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太極者何即性命之統名與

不以利交則無咎

不惑是於五常百行萬物萬事之理了然於心無一毫之疑惑也知天命是知天之元亨利貞流行賦於人爲仁義禮知信乃五性所出之原也分而言之則在天爲天命在人爲五性合而言之則性命之理一而已矣

流行對峙之易開眼即見於天地之間

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此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耳

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

萬事敬則吉怠則凶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書曰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覆易之敎也

易以中正爲吉故處事貴乎中正

雖未發之不偏不倚而實爲已發無過不及之本體故曰未發不是先雖已發無過不及而實未發不偏不倚本體之所爲故曰已發不是後萬物各具一性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同出於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在心事至應之之際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事於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者感而遂通即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即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即元亨誠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早間又多問人一事爲失言

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即仁義禮知之性也小人徇人欲而人欲卽耳目口鼻百體嗜好之私也舉天下之物皆不及道之貴是何也以出於天而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知道之大其尊無對則知衆物之小矣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只八箇字包括盡天地萬物之理其旨深矣

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爲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爲一理

暗於事幾而妄爲取咎之道也

識最先作事次之

歷事之久尚不知幾焉得爲知

一以貫之一是性貫之是一性貫乎萬事也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之一理渾然是性泛應曲當亦只是性發而爲中節之情體用之謂也

萬事萬物之理吾心之體用無不該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

外之物哉

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時與勢於卦爻見之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常主靜物來應之

寂而感感而寂動靜循環人心之妙也

寂感以心言中和以性情言心統性情者也

和順於道德是於天理默契其體無所乖咈理於義是於天理隨順之各有條理

以性情言之仁義禮知其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用也

周子以義知為靜是以體言以仁禮為動是以用言其說自元亨利貞來元亨誠之通非仁禮為動為用乎利貞誠

之復非義知爲靜爲體乎

舉止不可不愼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仁義中正皆自元亨利貞而來太極者其性命之謂與

合萬理而名之曰太極性命是也

誠意之要在乎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處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意而凡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善所好之不實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惡所惡之不實也

太極即性命非性命之外別有太極也

太極圖貫天人之理爲一

學貫天人於太極圖見之

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

不能實有諸己矣

學要識總會處即性是也天下萬理一性字包括之深矣哉

用工夫未至純熟此吾之日省之不及也

今早讀書得一性字

卦變只換一爻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細思處事最難

因讀伊川事狀不覺懼生於心因知天下之事最難處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愼哉
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也蓋太極卽天命之元亨利貞也元亨誠之通乘春夏動之機利貞誠之復乘秋冬靜之機

朱子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蓋陰陽成形之大者天地卽形而下之器也天地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

幾善惡幾之善者卽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也

誠無爲是仁義禮知信之全體未發者仁義禮知信是誠分爲五性也是則誠卽五性之實非五性之外別有誠也

幾之善是道心幾之惡是人心流而爲人欲

幾之善是天理幾之惡是人欲

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爲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誠者聖人之本專指陰陽中太極而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指太極動而生陽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指太極靜而生陰也純粹至善又專指太極而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陽動陰靜道指太極也繼之者善又指陽之動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又指陰之靜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乃太極之動也利貞誠之復乃太極之靜也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易卽陰陽動靜也性命卽陰陽中太極之理也陰陽動靜而太極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故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原乎通書與太極

圖相合者如此

誠上章以造化言誠下章以人道言

五形之外無陰陽陰陽之外無太極太極之外無性與天

道性天道太極陰陽五行渾然理氣無間也

大道之要不過元亨利貞之命仁義禮知之性而已

看了一部中庸得一性字可貫之

中庸兼中和之義取以名篇則中庸一書性情二字貫之

中庸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惟天下至誠為能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三章皆是

仁義禮知之性非止三章一書一性字貫之

不可有一毫責人之心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

言當深體

治居室當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燈下因觀八卦太極圖曰此浩然之氣也

凡聖賢論內外存養之功皆養浩然之氣也

動靜語默皆有節不使有太過者皆養浩然之氣也

易有陰陽即浩然之氣也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開物成務言以卜筮開人使之知吉凶而成事業也

道無往而不在故仕止久速當無往而不謹

處鄉黨尤宜謹其所爲道無不在故也

接人皆當以誠意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爲外物動矣

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理於義卽庖丁解牛順其理也

天地萬物精粗無間皆道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則妄則人之動皆當循天理也

敬字自書中說起孔子解坤六二說敬與義尤詳切爲學之要無越於此

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

莊子論斲輪之意信知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也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存

西銘大旨即孟子在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太極即孟子所謂性與天也

太極圖說君子修之吉即孟子存心養性之謂也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真與妄耳竊謂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聞外議只當自修自省

凡言天理者皆性命之謂也

體用一源以至微之理言之如人心未發之時雖冲漠無朕而萬事萬物之用已具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至著之象言之如人之一身以至君臣父子萬物萬事而理無不在故曰顯微無間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

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之己不可有怨天尤人之意

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

其曰體用一原者無聲無臭者體也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故曰一原其曰顯微無間者天地萬物顯也而無聲無臭之理無不具故曰無間蓋體與微皆以理言用與顯皆以象言理中有象象中有理初無毫髮之間也

自天地萬物有形之象觀之而無聲無臭之理皆寓其中故曰顯微無間也自無聲無臭之理觀之天地萬物之象

悉具於中故曰體用一原也

如太極無聲無臭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昭然已具所謂體用一原也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莫不有太極之理所謂顯微無間也

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顯也而莫不各有自然之則所謂微也即顯而微不能外故曰無間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舉目而在

顯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離道道不離器故曰無間

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無不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莫不各有無極太極之理所謂顯微無間也

帝王之治天下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書詩稱堯曰克明俊德舜曰玄德禹曰祇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亦不已武王惟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制立政以匡正之如此不從者乃有刑以治之爲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此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政刑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

所謂王道者眞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知中流出所以爲聖賢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漢高祖定天下文景尚節儉安民養民之功固大必欲如王者之無私治之教之使既庶且富而興於禮義則有間矣

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不如三代之純猶碔砆美玉之易別但後人溺於功利之卑而不之察耳

爲治舍王道卽是伯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有實理則有物無實理則無物

滿天地間皆一實理萬古常然不易

顯微無間卽事卽物而理存

純則誠雜則僞天地聖人之道誠而已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

有一毫人僞之雜則不純矣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爲誠矣

王道君臣以至誠相與如虞舜皐夔稷契湯武伊傅周召是也自漢初君臣皆以詐而不以誠王道降矣

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大而不可窮者天也知天大則知道大矣

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宋季以道學爲僞元初得諸儒性理之書建太極書院以尊崇濂洛諸君子是中夏不如夷狄而治忽之效亦可驗矣

道之行否關乎氣運之盛衰孔孟皆歸之天而不以尤人理當如此

春秋之時有孔子斯道大明戰國之時有孟子斯道有寄自秦漢以降世儒以知謀功利相高不知道爲何物故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曰退之必有所見不知所傳者爲何事竊謂天命之性道也聖賢明此道行此道是以道得其傳不明不行則天命之性雖未嘗不具於人心然人既不明不行則道失其傳矣

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逆之則忽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則豈有異哉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索隱行怪古有此言亦必有此行況後世乎
程子言所接不雜者三人蓋所學純乎仁義禮知之道則
不雜或出入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天下之理有正有邪正者仁義禮知聖賢之學也邪者異
端權謀術數非聖賢之學也謹守正理不為邪學所惑則
近道矣
程子曰純則不貳不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此言天德也
不貳不雜則無一毫人欲之私無間斷先後則無一息人
欲之間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後猶未免有間斷
先後此純亦不已為文王至德也與
嘗自念已學安敢望聖賢之萬一但頗識趨向之正不為

異學所惑耳

知上達天理由下學人事則凡事不敢不謹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河圖洛書出而天地之數著而理亦寓於數中矣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

無極二字雖出於太極圖說然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朱子本義是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游民事末作及隱於異端者多則力本者少矣爲政淸其源而流自潔

當悔者旣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

聞政之善則喜如復卦之亨也

程子曰省躬責已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而易之象數復明

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觀孔子可見矣

易大傳說卦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伏羲則其陰陽之數以畫奇偶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伏羲因其自然之理一分爲二二分爲

四四分爲八也又曰知來者逆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也又曰因而重之則於八卦之上加倍爲六十四也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乃伏羲規橫圖爲圓圖自震至乾爲數往之順自姤至坤爲知來之逆也此皆孔子發明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卦象次序方位但先天圖隱而不傳之時雖有大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說乃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大傳說卦之言證之一一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河圖洛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與周子太極圖相合如此

先天圖出於希夷不知希夷又自何而傳

朱子始謂周子不繇師傳默契道妙及還定周子事狀則

引張忠定言公事有陰陽之說疑其所傳之有端緒與初說不同

晝夜之一闔一闢者易也人之一寤一寐一動一靜亦然所謂易者無須臾之間

陰陽太極渾然無間

春秋西狩獲麟先儒以感麟而作經者爲是蓋麟乃王者之瑞也出得其時斯爲祥出非其時反是當魯哀公之世果何時邪而麟乃出其非祥明矣聖人以是知世道之降而不可復於是有感而作經至獲麟而止自是之後則一事不可復書矣若以文成致瑞引前聖之事證之恐有未合况孔子世家書獲麟於先作春秋於後此又一證也姑書所見以俟來哲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巳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巳其行道之心乎

造化人事皆自眇綿之端以至於充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必至於堅氷當曹魏之時索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爲治必謹乎微也

否極則泰塞久必通造化人事必然之理也

易九圖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也先天四圖伏羲之易也後天二圖文王之易也卦變圖孔子之易也

一時之強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眞有可畏觀朱

子剛曰書法可久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之事也聖人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既自得其固有之理與人何與

遯世不見而不悔謂自得其固有之理與人同與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之事也聖人

十一[illegible]日書諸日月

讀書續錄卷四

太極涵萬象體用一源也萬象[illegible]太極顯微無間也

漢初文章猶是論事所以近古至司馬相如輩詞賦專尚華藻文體變矣

漢文帝天資恭儉非由學力

中庸戒慎恐懼慎獨靜存動察為仁之功也正理所見既明則邪說不能惑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天所賦為命元亨利貞也人所受為性仁義禮智也天下古今萬理不出性命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六爻皆然其餘卦爻皆然

奇陽之數健陽之性有數即有理元不相離偶陰亦然

動心忍性則日新矣

隨處有天理順天理皆可樂也

大本大原無所見淺矣

大本大原直是不可得而形容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何言哉其理則至顯

卦畫即是陰陽而其理無窮

陰陽中有理理不外乎陰陽精粗本末無二致觀太極圖可見矣

理氣物物皆然

理氣之外無一物

惠迪吉理也

希夷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知有畫矣觀希夷之言如此則卦象者其易之本歟

易是氣道是理隨時變易以從道氣在是而理亦在是也

如人之一動一靜易也動靜合理即從道也修辭以立誠一言必須實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善幾之發見也

天下古今只有一善而已人不爲善何以爲人

妄念邪念息則意自誠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
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
誠斯立焉
消息盈虛大而天地之闔闢小而日時之始終皆一理也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易伏羲元無
文字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文王周公之易也孔子十翼
孔子之易也皆發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而已
天地間陰陽是自然之易卦畫奇偶不過模寫陰陽之象
而已故亦謂之易卦之奇偶法陰陽之奇偶而畫天地之
易易書之易同一陰陽而已
自一奇一偶漸次生滿六畫是聖人作易之本原後聖卦
下繫之辭亦謂之易伏羲先天圖卦畫次序方位是易文

王周公孔子之畫乃易之辭也
陰陽滾滾不已造化人事皆由此出造化日新人事亦日新
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别六十有四即易也伏羲之卦因文王周公繫之辭故曰周易後天圖乃文王之圖彖爻之辭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易
遲速不尤人只歸之天
如先天圖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交易之易朱子所謂交易爲體也自坤而復以至於乾自乾而姤以至於坤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寒往暑來循環不已是變易之易朱子所謂變易爲用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此

交易爲體以定位而言變易爲用以流行而言天地上下
四方定位也晝夜寒暑往來流行也
交易爲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變易爲用以
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陰陽奇偶天地之易卦畫
奇偶易書之易天地之易易書之易同一陰陽而已
交易爲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在圓圖上卽
乾坤坎離之定位變易爲用以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
是也在圓圖上卽卯酉子午之流行
圓圖定位流行之易模寫天地間定位流行之易
於穆不已於先天圖見之
精是卦畫之理蘊是卦畫之辭就卦畫推出偏傍之理也
如乾健是卦德象天是卦象內外卦爻位是卦體爻自外

來是卦變

先天圖離卯爲春乾午爲夏坎酉爲秋復子爲冬坤爲晦復爲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爲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爲晦矣卯離晝而旦酉坎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於此圖

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爲之主也

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如乾卦六陽爻而已就乾上有天之理四德之義六爻有六龍潛見惕躍飛亢之義凡彖爻文言之辭皆發明卦爻之理而已餘卦皆然故朱子曰先天圖所該甚廣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是也

易之辭皆自易之卦畫中出

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不正所謂修辭立誠也

陽息而盈則陰消而虛陰息而盈則陽消而虛

天之外無人物人物之外無天

天地人物渾合無間一本故也

息而盈自無而有消而虛自有而無

易言修辭立誠乃爲學第一功夫

潛修不求人知理當如此

善卽性也爲善卽所以盡性也爲不善則失其性矣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源者卽此性也

性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然或心有不存則不能體是性而與之相違矣故道雖不可離而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間也

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者吾老猶體之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萬物分明爲一體

五行有質有氣有性有事有味有色有聲天下萬物之理皆不出五行五行之氣循環無端動靜無始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

莫大於理天下之言合乎理者爲是不合乎理者爲非惟知言者能辨之

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知言之至也

濂洛關閩諸儒之書皆根據至理而切於人生日用之實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

五行之質之氣之理渾合無間

文中子志在天下爲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欲新民失

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眞尊孔氏矣

君子有所爲有所不爲如爲聖人之學則不爲異端之學苟無所不爲則其學雜矣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爲學當謹守聖人之道雖未至是亦聖人之徒也

孔子安仁卽天地之心也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

王者之心無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也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眞天地之量也

不能動人惟責已之誠有未至

朱子曰氣至而生即乾元也是知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但順以承乾而已

乾元亨利貞而坤順承之天地一理也

乾元資始氣之始也坤元資生形之始也形雖賦於地而氣實稟於天也

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氷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術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易爲性命之源理在氣中

天理民彝雖大無道之世不能殄滅如秦至無道猶有父子不得內息之禁此天理民彝不能殄滅也

自孟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程子朱子雖已從祀孔子廟廡謂宜更立廟於其鄉世官其宗子以主祀事略如孔子闕里之儀斯得崇德報功之意矣

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見於載籍者可考也

五岳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

立言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朱子論祀典之說今用之過前代遠矣

聖人爲後世慮無所不至但人自不察耳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周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萬物皆氣之凝聚而理亦賦焉

靜坐默存未發之中萬化皆從此出

自有靜時自有動時若當靜時心亦馳於外是不能立天下之大本矣

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爲淸議所少

細思禮義出於天至貴至重外物世之所有至賤至微當常依其至重至貴而不爲賤而輕者所移庶幾近道矣

履之上九其旋元吉人之所履必周充而無欠缺斯應元吉之占故人之履行不可不慎或謂乾九三言誠坤六二

言敬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變也先儒論仁義之用起於此然誠敬仁義之名書已言之矣謂皆起於易恐未然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畢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如坤之六三六五皆陰麗於陽也

如花木之類其中流行者氣之陽也其支幹花葉美而外見者陰也此所謂陰麗於陽也與

陰麗於陽乃形麗於氣也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中庸序以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此即精一執中也中即天命之性也天下之理豈有出於天命之性哉

萬物不出中者以性上不可加一物如龜山所云也

論老莊之失程朱之言曲盡矣
以世儒之論折衷於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矣
觀人之文章即知其學術之邪正孟子所謂知言也不知言而讀天下之書何以知其是非邪正哉
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
觀人與讀書惟知言可以知其賢否是非
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知言物格知至也如此而觀天下之事是非得失了然矣
惟不知言爲異端惑爲小人罔爲俗學眩知言皆無此失矣
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

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爲新奇之說所以爲異端也

濂洛關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物矣

心統性情張子就人心說心體無窮故於性情無不統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立言不在乎艱澁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為閎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之常一日不可缺金膏水碧空青丹砂之文雖曰奇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亦何益於生人哉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孔子自得之樂深故視不義之富貴輕也

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其全盡天理者與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皆不出性分之外

漢光武規模不及高祖者以好吏事如馬援所論也

妄念生不誠之源也

左右逢其源隨處皆此理無窮盡無方體

山川草木霜雪雨露之類皆造化之醻酢張子言之詳矣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與氣無間亦無息也

天下之理具於吾心性無不同也

雜博之學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理學淵源無窮

道學以五經四書爲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道

聞一君子進則喜好善之心自不能已也

宋景濂諸子辨列周程於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次甚矣周程聖賢豈諸子之敢望乎或者謂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况後學不述古聖

賢之言而欲創立巳說乎

專心致志於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離此卽雜矣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師以文章爲教弟子以文章爲學何以入聖人之道

近思錄宜熟讀程子論未發之中處當參看朱子中庸或問其餘間有不同者亦當參考

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明道曰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然則邪誕妖妄之說彌漫充塞自古如此矣

渾然一理至大而粲然條理至密

窮理盡性至命學貫天人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一氣也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氣無窮理亦無窮

歧伯論地曰大氣舉之則地有涯氣無涯矣雨水自天而降人不異者見之熟也況地下之天獨不能爲水而行於地中乎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生生之氣無窮

肉羶而蟻聚至微之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矣

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常凝聚故水無窮

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隨感而應所謂神也

見理熟則處事易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爲也天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性命之理具於心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熟也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程子論漢唐雜伯雜夷斷盡其失

事親奉祭未盡孝爲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疏戚未盡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已未盡誠此吾自少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汲汲自修不及何暇責人不自修而責人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

程子論蠱之上九高尚其事有不同者以人品而言也
易言貞吉守正未有不吉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王者之事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爲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爲治道
孟子之後知王伯之分者董子
漢宣帝亦自言漢家本雜王伯爲治
春秋時有五伯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曰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竊謂尊德性所以尊此理也道問學所以窮此理也致廣大所以極此理之大也盡精微所以盡此理之細也極

高明所以極此理之明無不照道中庸所以行此無過不及平常之理溫故而知新者因溫尋此理而有知新之益敦厚以崇禮者敦篤乎此理而日謹其節文之詳故此五句尊問致盡極道溫故知新敦崇皆指吾所受於天之正理而言也

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

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爲人之父母而人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

天地爲人之父母故人知天地變化之道則所行者能述父母之事矣通天地神明之德則所存者能繼父母之志矣

人心所具之性卽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卽天地之氣

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

早作夜息無非順陰陽自然之理即所謂易也

自思誠不如古人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心自思誠不如古人遠矣

勇者不懼誠亦難能

交易變易雖有體用之分其實體即所以爲用而用不離體也

周子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可見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聖人繼天立極

太極渾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實未嘗分也但就萬物各有一太極而言則似乎有分然渾然

者則未嘗不統也

太極不可分者以理無不在也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即無極之眞靜虛陰動直陽即兩儀明木通火公金溥水即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別無用力處矣

無極之眞是性之全體靜虛爲陰無極之眞在陰中動直爲陽無極之眞在陽中明木通火公金溥水無極之眞在五行中即圖之太極陰陽五行也靜虛陰也而曰明通木火根於陰也動直陽也而曰公溥金水根於陽也即圖之

木火根於陰水金根於陽之理人之息呼根於吸吸根於呼亦陰陽相根之理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熟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按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毫私欲之雜撓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妄意如此書之以俟來哲

周子顏子章不言富貴爲何事其下師友章言天地間至

尊者道至貴者德道德即天命之性也恐孔顏之樂亦不過全天命之性而已

不貴人即心無凝氷集火之累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卦畫陽奇而陰偶天地鬼神之理豈有出於陰陽之外哉

浩然之氣即乾元坤元之氣人資以為始為生者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人得以生者其斯之謂與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慮事則密

蕩滌私邪存心養性端謹容節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然太極既無不在果不可分也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仁義性也性即人極也萬物之生同一太極此不可分也因物物各具一太極若有分耳雖若有分而統體之太極實未嘗分也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人自得者淺則不慕乎外矣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或入則有間矣

旅獒之書萬世當法

有本則應之無窮

老子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因應之謂也

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朱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是所謂太極也是則太極卽性明矣

太極在陰中其體立太極在陽中其用行太極隨陰陽而無不在果不分也

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

天之生物一本故理無不同

就萬物萬事上求實理格物致知之要也

天地生物之心元也人得之爲仁

程子曰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不但讀易實讀書之要法也

神妙萬物之體神萬物之用即太極也

統一氣而有動靜故曰陰陽

輕清之陽雖升而爲天重濁之陰雖降而爲地統一氣之升降耳

上下四方曰宇以充塞無窮而言往古來今曰宙以流行不息而言

天地間只一動一靜而理爲之主萬化皆由是出萬物皆由是生

乾元坤元萬化之源也

堯之克明俊德實萬世君天下之本

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人物得之以爲形性者也

萬物一本舉目可見

安於義命即泰然矣
一性散爲萬善萬善原於一性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人有萬善纖毫動作不可輕也
克勤小物者以善無不在
程子取柳宗元封建論其必有說矣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爲後世法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
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
用言之難也
王安石作新法以功利蠱君心害天下斲喪有宋之元氣

奸邪迭踵其跡持紹述之說以媒進至於板蕩而後已此天下後世之所共知劉將孫猶謂朱子未必主元祐右君實予不知其爲何說也

王道備於大學之書

孔子曰居上不寬大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下矣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有一物必有一理而言謂之則以秉執此常理而言謂之秉彝以是理之美得於心而言謂之懿德則也彝也德也皆理也理即道也故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周子言勢之輕重朱子以秦漢之事明之其意深矣

萬物皆自天地之塞之帥來所謂一理也至散而爲萬物
則殊分矣

事以義爲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爲者事雖正猶未免出於
利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
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戚然不寧

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司馬遷論儒博而寡要弟彼自不識其要耳要者何天命
之性是也

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爲何物至宋道學君子王
道始明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孟子言人無四端非人也人無四端則麤所不爲而入於禽獸矣

四端雖並說然必有惻隱之心斯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仁所以統四德也

前代史載異端駁雜怪誕之說不足以立教適足以惑人

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

讀書續錄卷四

讀書續録卷五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朱子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奥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此易之在卦畫者又曰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此易之在造化者然易之在卦畫者實由易之在造化者出也

易雖有交易之體變易之用然用不在體之外

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復書之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修政事之類皆其法也

經書中有字同而義異者如易泰卦泰乃亨泰之義論語君子泰而不驕泰乃舒泰之義大學驕泰以失之泰侈肆之義又如書言有忍乃濟忍乃容忍之義論語言忍乃忍

於爲惡之義孟子言不忍人之心乃仁心發見之義經書字如此類者字同而義異讀者當各即其義而觀之不可以字泥也

孔子曰多乎哉不多也世儒以該博爲能而不察其理之有無者去道遠矣

有一毫私欲之間雜即非仁矣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周子誠上章誠善道性元亨利貞命皆太極也

程子言國祚之祈天永命周過其曆即其效也

三王皆以仁立國所謂王道也

漢唐雖雜伯雜夷尚能假仁義而行故國祚自三代以下最爲長遠秦隋南北朝五代皆以不仁立國故其祚如彼

之促斯可以爲萬世鑑矣

至大者善也人胡不爲善

正巳者乃能正人未有枉巳而能正人者也

作史者不可以强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不治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聖人之道蔽昧不明者千五六百年至周程張朱而始明

書稱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曰明曰文曰恭二帝皆同德

道流行於天地間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間

斷但道之託於人者有絕有續耳

道體於穆而不已道統有絕有續

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不由則道之在人者亡矣而道之在天者則未嘗亡也

行止久速皆有理焉順理處之可也

行止久速由乎天故不可尤人

中字專言則包四德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也偏言則止爲禮之一德定之以中正仁義是也

靜存動察學易之要也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學易也

易者陰陽也其理則道也道即天命之流行朱子所謂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是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有合謂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河圖洛書之奇偶不過一陰一陽耳朱子言之備矣洛書一五行即河圖之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五行也

河圖之數十太陽之位一得數九成十少陰之位二得數八成十少陽之位三得數七成十太陰之位四得數六成十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義利無並立之理尚義者必不尚利尚利者必不尚義惟君子爲能尚義而去利也孳孳爲義者君子也孳孳爲利者小人也聖賢言之詳矣

尚義則天下治三代盛時是也尚利則天下亂戰國末季是也

行王道則黜伯功行伯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伯並用之説非矣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有並立者也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黷貨厚積以取顛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千古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天道可畏聖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事天也亦然

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

古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存其心養其性事天之實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物物一太極也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周子論樂至矣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陰陽消息盛衰屈伸即易也順之則吉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學易當深體此理

朱子曰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恁衰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愚按朱子此言論乾卦潛見惕躍飛亢之事學易者當知此意

大有之遏惡揚善朱子謂非特用人反之於身亦莫不皆然如去人欲存天理即遏惡揚善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如東漢諸君子
欲以力扶當時之衰亂是不知此義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
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朱子曰太極中本無一物天地生物不言所利故聖人之
於功業雖有若無分定也制將智謀爲本不然雖驍勇一
夫之敵也易曰師貞丈人吉所謂丈人必能以智謀爲本
矣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編耳
書能神而明之則活潑潑地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
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實用哉

偶持一卷中庸書因思此書滿天下能因中庸之書實得中庸之理者幾何人哉燈下記此以上四條

易之初卦畫而已今經傳本義之外諸儒之說遂至數十卷何其文之多也

支流多則迷本源雜說多則亂本旨今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增錄後儒之說日益多學者至白首不能遍讀吾恐本源本旨迷而亂也

宋末之文弊如周末許魯齋嘗言之矣

士農工商之業爲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以徼不可必之福茫如捕風繫影舉前古爲之何其惑之甚邪

六十四卦其辭至於無窮

爲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爲不善之人誦異端之誕

言而福可求邪
陰陽迭爲消長自復至乾陽長陰消自姤至坤陽消陰長
然陽之長雖至復始成一陽而坤之初爻陽已萌矣陰之
長雖至姤始成一陰而乾之初爻陰已萌矣聖人於陽之
復則喜見於辭於陰之姤則不言扶陽抑陰之義也
剝盡爲純坤剝於上而陽已萌於下夬盡則爲純乾夬於
上而陰已萌於初此陽無間容息陰亦無間容息故程子
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知卦畫即易知爻易變易之易知陰陽迭爲消長
陰陽無頓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是也
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
姤次夬纔夬去陰爲乾而陰又生邵子所謂亂生於治也

程子曰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皆在矣

程子曰理性命一也

堯舜之朝曰僉者衆共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乾健坤順之類易神明之德仁義禮智信人神明之德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日省也

欲寡其過而未能之意時時不可忘此實修己之要也

蘧伯玉之使以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之言對孔子之問不惟能知伯玉之心其能自知也審矣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為後世法

孔子晚年喜易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況常人之於學可不知所勉乎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無物無陰陽

程子曰離陰陽更無道竊謂離物亦無道富有之謂大業理氣充塞無涯日新之謂盛德理氣流行不息富有雖曰大無外日新雖曰久無窮其實均一理氣耳

道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萬古常如此

道不離人人懵然無知覺者氣質拘之物欲蔽之也人之善端亦時有發見者但私欲盛隨復汨之耳

朱子曰董遇云讀書千遍其義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高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是則太極也天命也道也誠也善也性也一理也

天下之理再無加於性分之外者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以朱子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人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實未嘗分也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見矣

大學傳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實皆以敬爲主故曰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爲善之心當念念不忘不可有須臾之間也

人心能止則篤實輝光故易於大畜言之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天體無窮程子言之備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一刻一時一晝一夜一月一歲積累至于萬歲無非一陰一陽之謂道循環而無窮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蓋命即元亨利貞之命道之謂也善最大以性無不在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

或在陽或在陰故神無方或爲陽或爲陰故易無體神不離乎陰陽亦未嘗倚於陰陽也

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稱留侯之謀而朱子綱目不大書其事惟附註於高帝還宮之下必有深意楚辭鴻鵠歌有朱子集註議論當以為正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智識

朱子曰易若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懸空看也無甚意思本義多是靠定象看

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己之為善為惡所由所安之實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

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修身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於家國天下也

元亨利貞之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無一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五行之外無陰陽陰陽之外無太極太極之外無性與天道精粗本末渾然一致也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即循天理而樂也識太極則識聖人矣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易不出乎陰陽之理故太極圖可以包之元始統天仁道

統人
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
於陰陽也是則道卽不測之神與
堯之命官厤象授時以閏月定四時之類皆範圍天地之
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歟
晝動夜靜而太極不離乎動靜故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
靜所乘之機也天位乎上爲陽地位乎下爲陰而太極不
離乎陰陽故曰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太極說不過中庸之理耳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誠太極
也卽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誠之源也卽中庸天命之本然也其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誠斯立焉卽中庸天命流行賦於人物之性也其曰

誠者五常之本又卽未發之中也其曰動而和曰道卽和之達道也

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太極圖言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西銘言乾坤為萬物之父母則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在其中矣

惇五典庸五禮彰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不出於是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聖人千言萬語雖有精粗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學者默識而旁通之

天人之理性命而已

學只學天理人倫

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為仁

顯也用也即道之費也微也體也即道之隱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

太極圖說朱子解知者鮮矣

天地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

致知格物是於事物求至極之理

理不外事惟於事上求其理理既明即以此理處此事斯得其當矣

中庸或問曰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仁義禮智是也神明之德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

中庸序曰恍然似有得其要領所謂要領天命之性也一書之理不外是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無非性善也

人之寂然不動時陰也而理具焉感而遂通時陽也而理亦具焉或陰或陽而理無不在此在人陰陽不測之神也

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即性善也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

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葢命即元亨利貞賦於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

關雎之詩即中和之理

動以天天即仁義禮智之天理也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貞元之間見之

一以貫之只是性情

聖人教人百行萬善一以貫之

豁然貫通者性卽已

日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恕字用之不盡

道無聲臭取之不竭用之無窮

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貞元動靜人心動靜一也

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卽性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性命之理散見於聖賢之書天地之間反之吾心至精至密之地而不可見也

始終條理性命體用是也

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孟子言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譬之飲食熟則消融而有益生則非徒無益又將有害焉此爲仁貴乎熟也

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得更做甚人蓋天理即仁義禮智也四者一有失焉則非人矣

思萬端外事皆無益惟思天理則日進高明

誠爲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别有一物爲誠

博學詳說反說到至約之處則無聲無臭矣

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性是也

盡性者聖人復聖者賢人至於聖人聖人相傳之道不過於此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明

知至處即性之一源

性者萬物之一源無方所無形象

費隱即達道大本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聖不自聖者如此

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小學以事教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無二致也

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彌綸六合流行古今皆易也

易曰知崇禮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之功庶幾惡去而善存

讀西銘筆錄

朱子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蓋乾坤之健順即元亨利貞之德賦之人物為仁義禮智之性也人物皆同

此性民曰同胞以能推明乎此性也物吾與也以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長長孤弱幼幼聖人賢者以至兄弟無告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性也惟聖人能全其性與天地合德也賢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於等夷也于時保之保此性也樂且不憂樂天即樂此性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皆逆此性哉此性稔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惟肖者能充形色之性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事者知陰陽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事即此性見於日用事爲之間者也窮神善繼其志者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即此性蘊於寂然不動者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此性於幽隱之中無忝於乾坤父母也存心養

性爲匪懈存其心養其性不息於事天者也遏人欲而惡旨酒又所以顧天之養而存此性也育英才而永錫類乃所以廣萬物之一原而推此性也不弛勞而盡底豫之恭非存此性以事天乎無所逃而待烹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受而全歸者全歸乎此性而已順乎天而惟命是從者不咈乎此性而已或富貴而厚吾生吾惟盡其性而不敢驕或貧賤而玉吾成吾惟順其性而不敢怨以至存則存吾性以事天沒則全吾性以樂天此性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性來西銘始終之意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惟在乎養性而已先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大旨然理一所以爲仁分殊所以爲義舉仁義而言則性之全體在其中矣竊以性之一字貫之如此未知是否以

俟正於後之君子薛瑄識

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程子曰西銘乃原道之宗祖蓋原道但言率性之道西銘言道所從出即天命之性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也於親曰親於民曰仁於物曰愛仁之施各得其宜者義也此仁之理一貫乎分殊之中義之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也

道學相傳非有物以相授也蓋性者萬物之一原而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謂道也但先覺能明是道行是道得其人而有以覺之使之明是道行是道則道得其傳無其人則道失其傳矣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可見人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

朱子本義卜筮外亦多本程傳

至誠無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在聖人則純亦不已

舉目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鳶飛魚躍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過如此

一性貫乎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意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無非盡已盡人之性各造其極

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程子曰沿流而求源流者傳之辭也源者易之理也因辭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惟聖人之言中正無過賢者之言或有過者

宇文周多行周禮然無其本焉得有周禮之治

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吳陸遜有先禮後刑之言亦可謂識治體矣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元大而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仁則仁道之大可知
仁從乾元大本大原中流出所以為衆善之長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行皆實也

讀書續錄卷五